



海上有风，岛上有歌

——海岛弦歌：舟山“双栖教师”的生活与坚守（一）

● 编者按 ●

在舟山教育界，有这样一群人——他们常常往返于本岛与离岛或大陆与小岛之间。作为扎根海岛的“双栖教师”，他们既是知识的传递者，也是学生心灵的守护者。他们的坚守，不为掌声和鲜花，只为那些小岛上的孩子，能看见更远的远方。

即日起，本刊推出“海岛弦歌：舟山‘双栖教师’的生活与坚守”系列，听他们讲述独具舟山群岛特色的“双栖”故事。

我的甬舟“双栖”故事

六横中心小学 忻涵



又是一个普通的周日下午，随着轮渡拉响汽笛，划开海面沉沉的薄雾，我如往常般在窗边坐下，看着船舷边浪花翻卷。暮色随着浪花一层层漫上岸边，渐渐没过脑中刚和家人告别的场景。

“哎！忻老师你也去宁波玩了啊？”一声稚嫩的童声跃入我耳际。思绪拉回，我微笑点头，透过他的目光，看到了无数双亮晶晶的眼睛。作为一名“双栖教师”，我早已习惯穿行于甬舟两地。

通勤：与风浪相伴的远行

每一周的末尾，都是一场与风浪相约的奔赴。从宁波驱车赶往码头，再搭乘轮渡，跨越海峡登上六横岛。遇到大风大雾，轮渡停航便成了家常便饭。守在岸边看天色、等消息，在心里默默盘算下一班船何时能开——这样的等待，早已融入我的生活。

周五上完最后一节课，轻轻合上琴盖，想着晚上能和家人吃一顿热乎的晚饭，唠唠家常，嘴角便不由自主上扬起。

四年间，这样的“双栖生活”悄悄耗去许多时光，可每当我踏进校门，听见走廊尽头传来一声清脆的“老师好”，一路积攒的倦怠，便悄悄融化在孩子们亮晶晶的笑眼里。

课堂：用音乐打开一扇窗

站上讲台的那一刻，所有奔波都被一种安静而饱满的力量托住。海岛的孩子，很多祖辈都是渔民，质朴得像被海水反复冲刷过的卵石，光滑、干净，温和。他们最喜欢歌唱和大海有关的乐曲，和海最贴近的

灵魂在此刻和韵律达成了深深的共鸣。我会陪着他们排练节目，筹备电视台的录制，看他们在舞台和镜头前从拘谨变得松弛，从羞怯变得落落大方。当那个曾经不敢大声歌唱的女孩，终于站上舞台赢得掌声和奖杯，声音清亮得像海面上第一缕晨光，我便知道，所有奔波都值得。

暖心：被孩子们的真诚治愈

海岛学校资源有限，备课、教研、社团排练，填满了每一天。但记忆里攒下的，更多是孩子们给予我的温暖细碎的片段：下课铃响，孩子们围过来叽叽喳喳地讲假期的趣事，哼唱着课上刚学过的歌谣；性格腼腆的小女孩偷偷把一张爱心折纸塞进我掌心，还没打开已感受到信内温暖的文字；排练到筋疲力尽时，学生抽出一张纸巾递给我，一边冲我笑；作文本中，一次又一次“上榜”《最喜欢的老师》……

岛上的孩子淳朴真诚，不修饰、不遮掩，他们把大海赋予的纯粹气息揉进每一次对视、每一句问候里。这些瞬间像一枚枚贝壳，被我捡起来珍藏心底，让我慢慢读懂了“海岛教师”这四个字沉甸甸的分量。

双栖：在两岸之间架一座桥

双栖，意味着特殊的平衡。在宁波有属于自己的生活，踏上海岛便把自己完全交给课堂。遗憾在所难免——家里的事顾不上，岛上工作期间陪不了家人，遇到突发糟糕天气，心总在两岸间摇摆。偶尔在漫长的路途上也会疲惫，问自己：这样来回奔波，究竟值不值得？

可每当看见孩子们眼睛里燃起的光，答案便清晰起来。看着有人长期定居岛上，如老树把根深深扎进这片土地，也有人如我这般往返两岸，成为海岛教育一道特别的风景。我们带着外面世界的见闻奔赴小岛，又被海岛淳朴的烟火与孩子纯粹的真心深深治愈。

双栖的意义，或许就是跨过山海，在城市与海岛之间架一座细窄却坚固的小桥。纵然路途辗转，依然愿意把热爱留在这一片被海水包围的校园里，用音乐播种美好，守护孩子们闪闪发光的童年。

山海有距，教育无疆。我愿继续做那个穿梭两地的歌唱者，周而复始，守护每一份纯真的童梦。

等一艘船

六横中心小学 舒晨婷



今年，是我在六横工作的第九年。

去六横只能坐船，大风大雾影响时，码头会按班次售票或者暂停售票，停航是常有的事。

周日一大早，手机就收到气象台发布的消息：大风大雾黄色预警，全线停航。

点开购票软件，周日的航班也全写着“未定”，我只得给搭班老师发微信求助：“明天早上可能也回不去，能不能和我换一下课？”那个晚上几乎没怎么睡，手机放在枕头边，屏幕亮了又暗，暗了又亮，全是预警信息。凌晨五点多，我就起了，站在窗前往外看。

“远山被雾盖住了，今天怕也走不了了。”我心想，但还是快速收拾好出了门。

候船室里有几个同事已经到了，有的靠在椅背上打盹，有的在吃早饭，还有在打电话的，说今天雾还是很大，先换几节课吧，换好安心。看见我进来，几个人抬起头，有人冲我无奈地笑了笑，说：“第几回了这是？”“是啊，好像在闯关一样。”我点点头。

等船的人不少，隔一会儿就有人到服务台前询问：“今天还能开吗？”“还没通知，再等等。”得到的回复总是这一句。问的人也不多说什么，又走回座位坐下。有人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贴着玻璃往外看。外面依旧雾蒙蒙一片，看了一会儿又坐回来。

等了一个多小时，广播忽然响了，说加班船准备开航了。候船室里一下子骚动起来，所有人都往购票处走去，人工售票处、自助购票处排起了长队。也有五十个幸运儿手速够快，抢到了线上的船票。检完票，发现海上的雾还是很大，轮渡就靠在码头边，灰蒙蒙的一个轮廓。

上了船，发现客舱已经坐了许多人，密密匝匝的，像一网兜的鱼。我们没有找到连在一起的座位，只能分开来各自找空位坐。

“你好，这个位置有人吗？”“这边能坐吗？”……客舱里不时听见有人问。我在角落靠窗处找到一个空位，便坐了下来。透过窗看到，甲板上站着不少人。

船悠悠前行，七十多分钟后，终于靠了岸。

我急匆匆赶到学校，推开教室门的时候，第二节上课铃刚刚响。安静了一瞬，孩子们齐刷刷抬头看我。几个男孩子愣了几秒，坐在第一排的男生先开口说：“老师，不是没船吗？”另一个声音也响了起来：“我们以为你今天被关在本岛了！”

教室一下子炸开了，好几个孩子从座位上蹦起来，拍着桌子喊：“太好了，老师来了！”后排几个女生捂着嘴笑，前排那个小男孩回过头冲全班喊：“我说了吧！老师肯定会来的。”喊完，还朝同桌扬了一下下巴。我把书放在讲台上开始上课。接下来，我无论问什么问题都有学生举手，平时发言并不积极的几个孩子也把手举了起来。

第二周批周记的时候，看到一个孩子写：“周一早自习的时候，好几个同学在聊天，说老师今天来不了了。哎，不知道语文课被换成了什么课呢？没想到第二节课，老师准时出现在教室里，大家都很开心。我想，老师是不是长了翅膀飞过来的？”我轻笑出声，那些字像一颗颗小石子落进水里，一圈一圈的涟漪在我心里荡开。

这些年，我常在海的这一边等一艘不知何时复航的船，而海的那一边，一群可爱的孩子也常在等一位不知何时能抵达的老师。等就等吧，船总会来的。海上的雾气，应该也不想辜负我和孩子们这遥遥相望的等待吧！